



行走山水，亦是叩问心灵。本版三篇文字，皆是脚下行路、眼底见山、心中有悟。从寻访先贤的人文之旅，到夜攀金顶的磨砺之行，再到城关秋晨的观山自悟，将山水见闻、人间温情与生命思索娓娓道来。踏过云雾，方知晴光之可贵。愿我们都能在奔赴与坚守里，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。

——编者

寻找孟浩然

■邹龙权

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大唐第一狂人李白谁都不服，为什么单单就佩服孟浩然呢？孟夫子到底风流在哪里？

今年十一前夕，我独自一人踏上了寻找孟浩然故居之旅。未曾想到，滴滴呼叫到的师傅居然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。一听说我要去寻找孟浩然故居，立马就兴奋起来了。他姓散，家住襄阳古城东门外，跑滴滴目的不为挣钱，只为与不同的人有所交流，让生命活得有点意义。

散师傅说他今天只收一趟的钱，要带我跑遍孟夫子有关的地方。我说此行想弄清三件事，一是孟浩然故居到底在岷山脚下的涧南园，还是在枫林古渡对岸的东津湾？二是李白为什么会成为孟夫子的徒弟？三是他为什么要跑到鹿门山隐居？散师傅说别急着要答案，你去听听地方人怎么说。

车开到孟浩然墓碑处附近，停在山下一个姓覃的老人家门口。覃老一听说有人想了解孟浩然，就无比激动。他说，世人都了解孟浩然，比方说《春晓》这首诗，根本就不不是中学课本上所说的春天好睡觉的意思。孟浩然当年隐居鹿门山时，发现山上有个仙人洞很奇异，每当立春到来的那个时刻，洞内就会准时咕咕响动开始流水，群鸟会在洞口集会庆祝。他还发现，春天来了山上到处开楸树花。“楸花开，春荒来”，意味着春荒就要来了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是说立春时间大多数都在凌晨四五点钟，人们还在睡觉，没有听到仙人洞咕咕的响动，更不知道春天已经来临了。等人们醒来时，百鸟庆祝春到人间的盛大仪式举行完毕，鸟声如潮已四散开来了。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是指春天来了，楸树花又盛开了。总的意思是说，春天来了，农人们要早早起来勤于耕作，不误农时节令，否则秋天没有收成，来年青黄不接时，会闹春荒的。

至于孟夫子为什么隐居于此？覃老解答说古人隐居是为了能专心读书。鹿门山在汉江边上，除了风景秀美与安静适合读书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这里有庞德公的“拜师堂”。当年庞公与水镜先生经常在此谈论学问，培养了黄彦直、崔州平、徐庶、卧龙、凤雏等天下名士。故此，孟夫子青年时在此隐居发奋读书，老年时亦选择葬于此地。

针对我的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孟夫子比李太白有三个“大”。一是年龄比李白大。李白比孟浩然小十二岁，孟浩然成名时李白还是青鸟，还在奋斗。二是酒量比李白大。孟浩然与李白几次见面，都将他喝得酩酊大醉。三是狂劲比李白大。“生不用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。李白到处求韩朝宗举荐他当官，孟却经常爽约这位刺史大人。你说孟夫子当时人有多牛，性格有多狂？“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”。李白是真心佩服孟夫子的性格洒脱酒量大、归隐田园心纯真、才华横溢轻权贵啊！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”。不得不说，李白确实成了孟夫子的头号小迷弟。

至于第三个问题，散师傅说还是到东津问当地人吧。到了后，他下车找了一位年长者。老者说东津这地方居民大多姓庞，都是庞德公的后人。传说孟浩然的母亲是东津人，实际他出生在岷山脚下的涧南园孟家祖籍地，隐居于鹿门山，经常随母亲回家居东津渡一带。村口有一块大石头，刻有“孟浩然故居”，传说就是当年他家的住址。

出了东津区，又去涧南园。路上我们又讨论起为什么是襄阳出了孟浩然？散师傅认为，“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”，首先是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，容易激发诗人对大自然与山水田园的灵感。再者，汉水自古就是经济大动脉，文化大通道。东汉及魏晋以来，一直是文化繁荣之地。从东汉刘秀推崇儒学开始，建安七子王粲在此居住、司马家族、庞氏家族、诸葛家族更是人才辈出，习凿齿、杜预、羊祜等经史与文学大家层出不穷。唐代时襄阳更是当时经济与文化大都市，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宋之问等大诗人先后来过此地。南来北往的文化碰撞，才产生了孟浩然、张继、杜审言、皮日休这样级别的天才诗人。

一路聊得很是开心，不觉天色将晚。临别时，我说散师傅你开了大半天车，再加多少钱？他说，有人喜欢襄阳文化，是一件好事，不必再加钱。我说留个微信好联系，他说行业有行规，职业有操守，干滴滴的不允许让客人留联系方式。

挥别散师傅，我不禁十分感慨：襄阳真不愧是夫子故里、文化名城、侠义之城啊！

夜登武当记

■徐敏

凌晨三点半，夜色沉谧，万物仍在酣眠。我们一家四口，携妹妹与外甥，共六人，沐微凉夜风，自南岩出发，徒步奔赴武当金顶。

我曾数次到访武当山，饱览白日风光，闲走寻常山道。唯独这趟凌晨登顶之路，最为艰辛，也最值得铭记。

我素来体质偏弱，方才起步，身体便已不堪承受。为互不拖累，队伍临时一分为二。我、丈夫与女儿缓步徐行，随体力调整节奏；精力旺盛的儿子，则跟着小姨、外甥先行登山。他们步履轻快，一往无前，清晨六点前便登上金顶，如约遇见武当日出。

我们三人只能走走停停，在连绵石阶间艰难跋涉。前路遥遥无尽，肌肉酸痛、足底沉重，疲惫反复袭来，不断消磨意志。途中数次，我真心想放弃，心中暗自懊悔：“再也不这般自讨苦吃。”

就在我萌生退意、打算折返之际，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猝不及防点亮了我。

路上遇见一名四岁多的孩童，同样攀登这条陡峭漫长的山路。小小的身躯，一步一步稳稳向上，不哭闹、不怯退，眼中满是纯粹的坚毅。望着他稚嫩却倔强的背影，我心头一震，所有软弱与退缩瞬间消散。稚童尚且不畏山高路远，我又怎能轻言放弃？那一刻，我重拾勇气，咬紧牙关，拖着疲惫之躯，继续拾级而上。

慢而不辍，终抵目标。天边朝霞层层铺展，流光缱

绻；山间云海翻涌浩渺，连绵无涯。群山隐于云雾，仙气氤氲，静远空灵。这般山河盛景，澄澈撼心，笔墨难以尽述。一路煎熬、汗水与坚持，在望见此景的一刻，全然释然。

长途跋涉，右脚小拇指磨出透亮水泡，每一步都钻心疼痛。纵使周身酸痛，我心中满是庆幸。从前数次游武当，皆是走马观花、轻松观光，从未有过这般咬牙跋涉的体验。唯有此番，凭自身毅力踏过千阶，亲历凌晨山景，扛过身心极限，方才读懂登顶的真意。

而此行最动人的馈赠，并非云海和朝霞，而是悄然成长的儿子。

次日清晨，孩子醒来，没有即刻嬉闹，而是轻轻靠近，柔声问我：“妈妈，你的脚还疼不疼？”

话音未落，他抬起稚嫩的小手，一下一下，认真轻柔地捶打我酸胀沉重的小腿。

那一刻，心底疲惫尽数消融，唯余满心柔软与欣慰。我的小男孩，已在岁月里悄然蜕变。他不再只是调皮撒娇的孩童，看得见辛劳，懂体谅疲惫，学会心疼他人，予人无声的温暖。

这场深夜登山之旅，有挣扎，有动摇，无数次想要转身；亦有坚守，有感动，邂逅不期而遇的温情与成长。

山河不言，可慰人心；步履不息，不负自身。所有艰辛皆有意义，每一次执着奔赴，终会听见回响。

且向云深处寻光

■毛文扬

清秋的郢西街头，洒水车刚过，柏油路面上湿漉漉的，泛着一层水光。七夕大道两旁的垂柳极茂盛，枝条绿得发暗，像两道厚重的绿帘子，把街道拢得十分清幽。路边的电动车密密地挨着，偶有几辆汽车从路中间驶过，带起一阵细碎的水声。这是顶寻常的人间烟火，看着让人心里踏实。

顺着街道向远处望，视线越过那些深绿的树冠，便能望见那一座山。

这山，生得有些意思。山腰处，正被一团浓厚的白云严严实实地缠裹着。云雾翻腾，白茫茫一片，将那山体的轮廓都藏了起来，只让人觉得前路不知深浅。然而，你若肯把目光再往高处抬一抬，便会觉得豁然开朗——那被云雾遮蔽的山巅，此刻正沐浴在朗朗的晴光里。山顶上那座高高的塔，在浅蓝色天幕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明晰、精神。

这风景，竟像极了人这辈子要走的路。

人在世间跋涉，总有那么些时候，是会走到山腰里去的。四周云雾缭绕，前不见来路，后不见去向。天是灰的，心是沉的，脚下像是在走泥丸，辨不清东西南北，甚至要怀疑这路是不是走错了。人在迷雾里，最容易生出怯意，生出迷茫。

但你看那山。云雾再厚，终究只是缠绕在山腰。你若在雾里停下，那便永远是雾里看花，徒生烦恼；你若咬咬牙，不理睬那潮湿的雾气，只管低下头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总能踩实脚下的泥土。等走过了那一段难熬的迷途，到了高处，风一吹，云便散了。那时节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脚下的路看得清清楚楚，连远处的风景也都尽收眼底了。

方向，从来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、熬出来的。

山脚下的车水马龙依旧，人们南来北往，各有各的奔头。那山腰的云雾也在缓缓流淌。我收回目光，觉得这湿漉漉的清晨，倒也透着一股子清爽的生气。人生嘛，慢慢走，总会天晴的。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